

戴震华会见墨西哥劳工大会代表团



本报讯 记者周金友摄影报道 昨晚,省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戴震华,省总领导曹国旗,周小兵亲切会见应省总工会邀请,以墨西哥劳工大会主席翁贝托·奥赫达为团长的墨西哥劳工大会第4次友好访华代表团一行,并在友好的气氛中相互交流了工会在依法维护职工权益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增进了解和友谊,促进共同发展。

墨西哥劳工大会成立于1966年,由28个全国性工会组织组成。主要工作是调解劳资纠纷,与墨工联一起与雇主组织及政府进行谈判,签订全国性的协议或契约。此外,还兴办社会福利事业,有较大影响的是消费合作社和体育协会。

代表团一行在浙期间,将参观杭州市总工会职工服务中心、万向电动汽车有限公司等,与地方和企业工会开展交流。

杭钢工会广泛开展高温慰问

本报讯 董世梅报道 炎炎夏日,烈日当头。连日来,杭钢集团公司工会系统高温慰问工作也如火如荼,及时为一线员工送去关爱和清凉。

今年杭钢工会继续加大高温慰问的经费投入,与去年相比,高温慰问经费投入增加了36%,达34万元。其中,按冶炼、轧钢、公辅、后勤、子公司等类别下拨各单位的高温慰问经费为24万元,另投入10万元购买了上万条毛巾和200箱咸汽水,用于现场慰问。同时,各二级单位工会也纷纷结合实际,全面开展高温慰问工作。半山钢铁基地各生产单位,除为员工发放清凉饮料外,保持每天送清凉饮料到一线岗位的优良传统。各单位精心制作咸菜

汤、绿豆汤和白木耳汤,定时送到炉台,组织机关人员送牛奶、绿豆红枣汤等到生产岗位和班组,将咸汽水送到检修现场。

杭钢工会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在抓好高温慰问“送清凉”活动的同时,切实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网络作用,积极配合行政做好防暑降温 and 劳动保护工作。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与相关部门协调,研究制定改进措施,确保生产作业现场和员工休息室防暑降温设施完好,为广大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和休息环境。要关心关爱员工的生产生活,加强有关防暑和中暑急救方面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员工高温作业自我保护能力,确保广大员工安度夏和生产安全稳定。

再热也要“上”



昨天,杭州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而铁路杭州站的上水工们,一如往日,顶着“烧烤”般的烈日和被晒得“滚烫”车厢的热辐射,给列车上水。据悉,杭州站日接发旅客列车554趟,其中139趟旅客列车需要上水作业。上水工余定焕师傅说:给列车上水,全在露天作业,没有时间可选择,没有一点点的遮挡,插管、拔管、开阀、关闭……上一次水,厚厚的工作服就会被汗水浸透一次。为了让列车上的人有水喝,有水用,再热也要“上”!

记者周金友 通讯员吴蔚 摄影报道

88851111
沟通热线

ICBC 中国工商银行
电话银行: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中国银行 BANK OF CHINA
手机银行转账全免费

中国建设银行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浙江省分行
客户服务热线:95533 网址:www.ccb.com

浙江工会
职工维权热线
12351
浙江工会法律服务
信心之家
134929282

中国农业银行
大行德广 伴你成长
客服热线:95599 www.abchina.com

技能帮带 学历提升 困难帮扶 余杭工会助外来工落地生根

记者王海霞 通讯员白晓敏报道 “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打工妹能得到那么多荣誉。”近日,新晋杭州市余杭区第五批百名技能带头人的四川籍花艺大师刘俊有感而发,她说,感谢余杭区总工会搭建的舞台助她实现自我发展,在余杭真正落地生根。

近年来,随着余杭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前来余杭区就业、生活。据统计,截至去年12月20日,余杭区有外来务工人员91.72万,排名杭州市第二。区总工会积极围绕“民生为本,服务优先”的理念,看准职工需求点,找准服务切入点,在技能帮带、学历提升、困难帮扶等方面出台相应政策,帮助外来务工人员融入城市,成为真正的新余杭人。

师徒帮带提技能

没有一技之长,如何扎根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到余杭打工,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工会安排的师傅将指点你入门,教导你成长。

余杭区总工会自2007年在全区实施技能带头人制度,旨在培养一流的技工,生产一流的产品。根据《职业技能带头人管理办法》,区总每两年聘请区级技能带头人100名,要求在聘期内至少帮助10名帮带的徒弟晋升一级职业技能资格。这些技能带头人是涉及机械、化工、酒店服务、金融理财、汽修等近20个工种的高技能人才骨干和行业骨干,80%以上拥有高级工以上职称。仅第四批技能带头人累计帮带徒弟4000多名,其中实现技能晋级2000多名。

刘俊的名字就出现在7月31日新出炉的第五批百名技能带头人名库中。上世纪90年代,刘俊从四川老家来到千里之外的余杭打拼。在花店学艺一段时间后,聪明勤快的她毅然选择自主创业,经过打拼完成了从打工妹到老板娘的转型。2011年8月,刘俊成立余杭区名卉花艺发展中心,这是余杭区乃至全省第一家民办非企业的花艺机构。她先后获得了杭州市五一劳动奖章、省插花花艺大师等荣誉称号。

刘俊丝毫不吝啬地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他人。她经常举办一些培训,为花卉从业者提供学习机会。目前,刘俊已累计培训了近百名从业者。在她帮带的徒弟里,获得技能晋级的达一半以上。她的得意门生胡武兰被授予浙江省高

级花艺师称号。“我作为一名在工会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先进,应将手艺传授给更多的人。”成为技能带头人的刘俊表示,今后将经常走进职业学校,给学生讲授花卉艺术;走进社区和企业,为社区主妇、女职工举办花艺培训。

与技能带头人制度相配套,余杭区总工会还搭建了技能比武、岗位比武等技能竞赛平台,让全区的一线工人都能通过这个平台提升自我。

学历提升强素质

上大学是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梦想。在余杭,工会出钱助他们圆梦。

2004年,恽小江从江苏来到余杭,加入杭州沃尔夫链条有限公司从事机械加工的工作,工作上爱钻研的他,技艺提高很快。

2008年他代表余杭区参加杭州市技工大赛获得“高级技工”职称,2012年自创的钻床加工沉孔法获得余杭区以职工名字命名的先进操作法,并带出徒弟30多名,2013年当选为余杭区劳模。他说:“技术上水平提高了,但是没有上大学一直是心中的一个遗憾。现在工会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应该好好抓住这样的机会。”如今,他每周末都准时来到余杭区工人文化宫参加大专班的学习。再过一年,他就能拿到大专毕业证书了。

(下转第4版)



顶酷日助靠岸 ——体验宁波港拖轮船员“炼丹炉”式工作

记者王海霞报道 在60℃的船舶甲板上和50℃机舱内作业是什么样的感受?近日,工报记者登上宁波港“甬港消拖5号”轮,体验高温下的拖轮助泊作业。

拖轮:顶着酷日助泊

上午10点半,北仑港的海面上,海风挟着热浪,吹在脸上灼得生疼。此时的北仑码头机声轰鸣,一片繁忙。“甬港消拖5号”轮和其他3艘拖轮一并赶到离码头1海里处,为一艘22万吨的“OCEAN·HONG-KONG”号散货轮进行助泊作业。

当时温度为37℃,而经过太阳暴晒的船舶甲板表面,温度高达60℃。记者一跨出船舱,立即感觉到露天甲板烘得脚底发烫。拖轮的船头慢慢贴上散货轮,散货轮上抛下来一根缆绳。身着救生衣的水手史罗斌站在阳光直射,毫无遮挡的甲板上,伸出黝黑结实的胳膊将两艘船的缆绳系到一起。满头的汗滴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不到5分钟,湿透了工作服的领子。

船长李洵介绍,一般散货轮、集装箱轮等船体笨重,如果自行靠泊,惯性大到能把码头撞倒了。巨轮是靠拖轮的帮助才能安全靠泊码头和离港。缆绳系好了,接下来,“OCEAN·HONGKONG”号就靠

拖船或顶或拉,将它慢慢推到码头。

驾驶室里虽然没有直晒的太阳,但工作气氛也是十分紧张。“消拖5号快车顶、消拖5号慢车顶……”通讯器里不时地传来领航员的指令。李洵的额头上挂着密密麻麻的汗珠,但他无暇擦拭,专注地按要求一步一步操纵着拖轮。大小两艘船体从呈30度角慢慢接近垂直,“甬港消拖5号”正加大马力顶着散货轮靠岸。

机舱:环境堪比炼丹炉

散货轮靠岸还要40多分钟,记者打算去“甬港消拖5号”轮的心脏部位——机舱内体验轮机工岗位。李船长打趣地提醒,开门之前一定要深深地吸口气,让凉爽的空气灌满你的肺,这样才能多抵抗一会里面的热浪。

顺着楼梯抵达舱底,一股夹杂着柴油味儿的热浪迎面袭来。伸手摸一下舱壁,烫手。“这里就是机舱。”轮机长薛国标说。机舱门一打开,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轰鸣声震耳欲聋,和对面的入说话即使“高喊”或者是贴耳讲话也听不清楚。记者一迈进去,犹如置身一座“炼丹炉”。

这艘船上装有两台共4266千瓦的柴油主机,记者试着伸手靠近

机器,感受一下高温,但在还有20厘米时,就感觉像挨着一个火炉,片刻就烫得败下阵来。环视机舱,空间狭小,环境封闭,拿出温度计一测,此时舱内温度高达42℃。后来,薛国标告诉记者,这主机功率非常大,内部温度超过300℃,表面温度超过50℃。外面包着石棉的排气管温度比主机还高,旁边站一会儿,身上的汗很快能烘干。

大约在里面待了10多分钟,记者就有些吃不消了。里面不光闷热不堪,还有那股刺鼻的柴油味,震耳欲聋的噪音更是令外人难以长时间承受。

幸好“甬港消拖5号”轮是2008年才“上岗”的新船,机舱里有一个三四平方米大的集控室。作业间隙,轮机员们可以在装有中央空调的集控室里稍作休息,喝喝冷饮,补充体力后,再走出室外,继续工作。

轮机工:例检犹如洗桑拿

拖轮每半个小时进行一次例行检查,这不能因为高温而停止。“夏天对于轮机员来说确实特别辛苦。”薛国标说,即使是例行检查、小修小补,日常保养这些每个轮机员必须做的常规工作,在夏天也变得异常艰苦。



轮机长薛国标(右)指导实习轮机员进行检修。

就在昨天凌晨2点多,“甬港消拖5号”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值班轮机员郑前鑫在例行检查时发现右主机离合器海水冷却器管上的一根橡皮管破损了,必须在第二天交班之前将橡皮管更换好。主机停了下来,压缩机停止吸进新鲜空气,顿时机舱内空气凝固了,温度一下子超过了50℃。郑前鑫一踏进机舱就像进了“桑拿房”,汗水不断往外冒。空气吸进鼻腔里燥热燥热的,要拆的铁管子,摸上去滚烫滚烫的。“天气凉快时,这只能算得上一个小活。”郑前鑫说,而那晚上他却花了1个小时才完工。

“这份工作可不简单,电工、钳工、管道、机械,都要会。”虽然“炼丹炉”里工作环境恶劣,但薛国标对自己的工作颇为自豪,他指着墙

上的工作表说,大家都很爱护这些铁家伙,每一项工作都尽心尽力,至今两台主机已经分别运行2.3万小时了,宁波港的发展饱含着轮机员们辛勤的汗水。

记者走出机舱,门一开,上半身刚探出去,就立马感觉舱外又安静又凉爽,人瞬间舒服了很多。

大约40分钟后,散货轮已经停泊靠岸,水手史罗斌再次踏上滚烫的甲板,满头大汗地收好缆绳,“甬港消拖5号”轮的任务完成了,助泊顺利结束。

不远处,又一批拖轮船员正整装待发……



■关注失独职工

失独的晚年,何处安放?

别让失独职工 流泪到天明

■吴杭民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遭受了人生困顿的老年职工,他们生于上世纪5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赶上了80年代第一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却痛苦地遭受了独苗夭折的厄运。有些家庭因为孩子的重病和大灾,他们顿时变得一无所有,他们的生命失去了根基和方向,可能生不如死……

他们,就是那些“失独”家庭。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者家庭,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超百万个!

孤寂、彷徨、绝望、无助……不知道该怎样来形容那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没有人能明白别人有病,有儿孙轮番照顾,只有他们,有病自己忍,有痛自己忍,没有人能真实触摸到只有望着天上的明月星星寻找孩子的身影,守着自己床前的一盏孤灯压抑自己的痛,流泪到天明的沧桑悲感。

失去独子以后,谁来为他们养老?谁来照顾他们的晚年,谁来慰藉他们破碎的心灵?当然,只有政府——国家的人文关怀应普照每一个失独的职工!失独职工的后半生该如何安放,是失独群体所面临的社会问题。为解决日渐凸显的失独老年群体的养老问题,广州近日首次设立“失独养老专区”,让老人失独不“孤”。据悉,广州市老人院目前共开放50个床位接收失独老人入住,这显然是对失独老人倾情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浙江可否积极效仿?

他们是一群需要温暖和关爱的特殊群体,希望国家的人文关怀应更加有力度,使失独职工不用再流泪到天明!使他们的晚年,能让阳光照进他们悲伤的心田!

见习记者张泽媛 通讯员杨帆、夏衍、袁梦洁报道 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曾经有着美满的生活,有自己视为掌上明珠的宝贝孩子,然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经历让这些人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失独职工”。

在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职工家庭中,没有了唯一的孩子,剩下的还有什么?又将面临怎样的养老窘迫?又有怎样的生活期盼?

近日,记者走进这一群体,聆听他们的故事与心声。

镜头一:期待养老“乌托邦”

讲述者:“凄凉港湾”(网名)
人物故事:“凄凉港湾”,宁波某企业退休职工,53岁。女儿因病去世已经10年,她依然还是无法走出痛苦,往事总是像放电影一样,一遍遍地在她脑海回放。可是祸不单行,“凄凉港湾”丈夫于5年前去世,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孑然一身。

去年大年三十,为了逃离“是非之地”,避开失独的痛苦,“凄凉港湾”约上50多个失独职工前往台州。他们唱歌、跳舞,失声痛哭,“什么都麻痹不了自己,那些事儿,忘不了的。我们这群人,过节就跟过‘劫’似的。”

困扰:去年4月14日,“凄凉港湾”不幸骨折,住6楼的她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朋友来了带点东西上来,但总不能每天伺候你吃饭睡觉。躺了一星期,东西都不敢吃,吃多了谁扶着上厕所啊!那段日子,简直生不如死。”

“凄凉港湾”说:“能陪我一辈子的人都走了。”

期盼:说起对未来的打算,“凄凉港湾”将心中的愿望道出:“希望能有一个专门给失独者的养老‘乌托邦’,让里面的失独者相互照顾,自我救赎。一定要与别的养老机构区别开,不然别人过年都被孩子接走了,我们依然是剩下的。”

镜头二:“病”与“老”犹如两座山压在心

讲述者:陈娟月(化名)
人物故事:陈娟月,杭州某企业退休职工,59岁。翻开手边的相册,看着女儿由呱呱坠地的娃娃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陈娟月的眼里满是心疼和不舍。30年前,女儿的出生带给这个家庭无比的快乐,而一转眼,女儿去世已经6年了,永远停留在了花一样的24岁。“现实很残忍,正当我们幸福地准备为孩子购置新房、准备嫁妆的时候,她却走了。”

40多平方米的家里,有一个房间,女儿的书包、毛绒玩具、生活用品随处可见,女儿的影子无处不在。陈娟月穿插跳跃地讲着女儿生前的小故事,似乎女儿一天的实习工作结束,又能推门进来喊着“我回来了,妈你烧了什么好吃的。”

困扰:令丈夫蒋林国(化名)担心的是妻子的精神问题,精壮的汉子也露出了脆弱的神色,“她原先就确诊为三级智障,孩子走了后,这几年更是一不如一年。现在还有我在,两个人

精神上能相互慰藉,生活中相互照顾。可以后身边没有至亲的话,日子该如何过?”“老”和“病”两个问题犹如两座大山,压在心头。”

期盼:这些年来,街道、社区的帮助让我们安慰不少,以后希望能有针对性的居家养老服务,比如陪聊,打扫卫生等等,这样老了也有个盼头。

镜头三:“我不想再养另一个孩子”

讲述者:宋卓芝(化名)
人物故事:宋卓芝,杭州某企业退休职工,55岁。经历了两次婚姻后跟儿子相依为命,他们租最便宜的房子——一处租住了30多户人家的大杂院。2011年10月儿子因病去世,30岁的生命画上了句号。有人劝宋卓芝再领养一个孩子,每次都被她坚定地拒绝:“没意思,我不想再养另一个孩子,没人能代替儿子。”

困扰:一次,宋卓芝到附近的八卦田散步,远远地跟在带着孩子嬉戏的年轻妈妈后面,相熟的爷儿手拨浪鼓喊她:“奶奶,抱一抱。”宋卓芝却不自觉地往路边躲,姿势和神情都战战兢兢。“每次碰到这种情况都不知作何回应,怕自己不小心哭了出来,吓到孩子。”宋卓芝说,尤其看到同龄人一个个含饴弄孙乐享天伦的样子,我心中五味杂陈。

期盼:养老是我们这群人的痛,现在公办养老机构“粥少僧多”,民办机构费用难以承受,希望在这方面能针对失独者出台倾斜政策。